

# 三坊七巷的封签

简福海

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文儒坊大光里，斑驳的石板路，灰灰地伸向一座僻静的故居。灰白色的马鞍墙内，浅淡的夕照，仿若意味深长的微笑……

因是旁支末路，所以人迹寥寥，一派斜阳草树、寻常巷陌的样子。不过，表面的清寂终究难掩其当年曾为福州第一“诗楼”的熠熠光华。

## 诗名

开创了一个诗派、“终年为诗，日课一首”的陈衍，曾经就住在这个错落杂绿树、晨夕满花香的院子，因自嘲“陋居匹夫”，便把宅院取名“匹园”。

一次与翻译家林纾酬唱答和时，陈衍写下了“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的诗句。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料到，存放在薄薄纸面上那平平仄仄的浅唱低吟，有一天竟会蝶变为坊巷的符号，照亮远方游子的归期，指引旅人叩访的脚步。

文字上与三坊七巷血缘关系最深厚的，无疑就是这两句诗，不止于点题，更是直接拿来当名谓使了。胎盘紧系，灵肉相契。

“三”加“七”等于十，悉数囊括了南后街上的宽坊长巷。三分画意，七分诗意；创意十分，称心满满。

笔底绝句的灵感，也许正来自花木扶疏、竹影摇曳的匹园。那里，除了存放世俗的肉身，还能听雨看山，踏径寻幽，吟诗作画，品酒抚琴。陈衍妻子萧道管，其光芒四射的诗句呈现金属质地，跨越闺阁的吟咏尽显淋漓笔意。他们捧着心，眼里跳跃着烛光，在米色纸笺上寻觅一首盛水插梅的诗。

今日，大光里8号院那宽门高墙之内的茶韵诗吟早已风消云散了，但伧情深、琴瑟和鸣的佳话依然流转不息。

夫唱妇随的忠贞与纯粹，从雕章琢句的酬唱，一直延伸到物质的归属和生活的陪伴。匹园内的一座“花光”阁，就是从其诗作“挹彼花光，熏我暮色”里挑出两字赋名的，诗意芬芳又不失崇隆温情，透露着情感秘密和生命气息。

“末代帝师”陈宝琛大抵是感动的，挥笔书写陈衍联“移花种竹刚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构成小楼最生动的部分。他还为此处宅子送上“地小花栽俭，窗虚月到勤”的赞颂，字里行间是诗文造园、烟火天地的锦绣，也是粉花碧木、静水深流的静美。

## 情份

由于诗名太盛，我一直以为陈衍是个专擅训诂的遗老。

古色古香的琉璃大照壁、高耸云天的铁旗杆……富丽堂皇的古建筑一座接一座，楹联妙趣横生，浮雕气势磅礴，身临其境，仿佛走进艺术迷宫，如梦如幻，令人叹为观止。

这就是号称“天下第一会馆”的河南社旗山陕会馆。

此馆占地1万多平方米，已有数百年历史。殿檐下木刻“西游记”“封神榜”等图案，细致精巧，形象逼真。一石一木，里里外外，无不体现着秦晋商人崇尚重教、敬业务实的品质和追求。

兼收南北建筑文化之长，融北方古建筑雄浑壮观之气势和南方古建筑严谨柔美之风格于一体，会馆所用材之优、匠之多，为斯时斯地建筑工程之冠，将建筑工艺推向巅峰状态，成为古建筑的典范之作。

明末清初，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等地的茶叶大都由山西西茶商经营，人们跋山涉水肩扛船运至赊店，再经陆路马

# 山陕会馆品商道

郑长春

“天下店，数赊店”，赊店因汉光武帝刘秀在此除酒幌为帅旗兴兵而得名，为水旱码头，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此经商。繁盛时，全镇人口达13万，遍布72道街，36条胡同，21家骡马店，48家过车行，1000多家经营商号。

这里不仅是中国民间商会历史的源头，而且也是世界“万里茶路”的重要中转站。

成为赊店商业鼎盛象征的古码头，位于启文街南端、赵河北岸。明末清初，赊店凭潘河、赵河水运之优，赖水陆交通之便，成为北通汴洛、南达襄汉、东衢闽越、西连山陕之要道。日夜车水马龙，船帆如



端详挂在墙上的陈衍晚年的照片，瘦削的身子裹在宽松的大褂里，高竖的领子扣得紧紧，头戴瓜皮帽，帽檐下露出双鬓白发和鹰一样锐利的眼神，闭合的嘴角弧度微微向下，唇上一排胡子修剪整齐。一副寻常模样，却又过眼难忘。感觉这般冷峻的表情、深潭似的眼神、不动声色的躯体，不会被外在事物所影响所催促，只会看着时光远去，静坐在无涯的阴影里，思考着，沉默着。

其实，这个隔岸的故人也拥有着多味人生。

陈衍曾经编写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烹饪教科书》。70道菜谱，每一道足以让味蕾绽放。“君子未必远庖厨”，陈衍在舞文弄墨之外，宕开一笔，探向食谱去寻找饱食暖衣的“诗句”。这样的诗句，经过炉膛的烘烤，最具烟火味、最暖世俗心。在每一道菜的名称、原料、技艺、味道、功用之间，娓娓道出的是人与生活无法剥离和疏离的关系。从头到尾，陈衍试图贯穿一根灯芯，为凡尘女子擦亮一盏安身立命的长明灯。

人与食物，总是如此命运跌宕，生死交织。只不过，在陈衍的眼里，举头吟诗，低头吃饭，闲情烟火两相宜。

循着封面上的“萧闲叟”的署名，很容易就联想到陈衍那自号“萧闲堂主人”的妻子了。当时的陈衍已60岁，妻子因久治不愈的血崩症，在8年前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躯体成了挂在墙上的照片，美味成了遥不可及的回忆。用署名为妻子存念，是一种隔空的问候，来自日常深处，却又没有一丝一毫

的矫揉造作。“灯花漫结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衍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确切说，是情书。孤灯下，向远方，不见你模样，片牍尺笺偏又情长，何以诉衷肠，热泪滚滚两行……你依我依，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缱绻。这就难怪，萧道管过世后，陈衍作3000字长诗《萧闲堂三百韵》，恣意让怀念在隔世里低语，让情愫在苍凉中凝结。

## 热血

晚年寓居苏州的陈衍，榕笛悠悠的福州仍是他的九曲衷肠。福州留下他那么多故事，风雨来去，悲欣沉浮。晚年丧偶的他，虽然一直没有再续弦，可在琐碎的生活之外，陈衍弹毫珠零、落纸锦粲，显得孤清却又充盈。

1913年，陈衍与何振岱、林宗泽等人商议修复宛在堂。这座以明朝诗人傅汝舟“孤山宛在水中央”诗句为堂名的建筑，曾设诗龛供奉诗界泰斗，历来是文人雅集之所，几建几毁，终至沦落。

重建，意味着重塑闽中斯文、接续传统诗脉。这座歇山顶木构建筑修缮后，陈衍撰写《小西湖重建宛在堂记》，题写楹联：“聊增东越湖山色，略似西江宗派图”，并在那里结了诗社——湖心社。

烟水空蒙、波光如镜的西湖就在楼堂之侧，那激越悠长的吟诵必定激荡起千重清波，那柳拂虹桥上的西湖月色，也一定见证

了当年的诗情是如何的水洗无尘，书香的滋养是多么丰沛无边。

1916年，受福建督军李厚基邀请编纂《福建通志》，陈衍觉得这是父老的重托、千秋的功业，义不容辞，欣然应诺。也许，与这片故土重新交集，感情不断复苏和发酵，细微角落都有熟悉故事，凡常事物总能牵心萦怀。这部当年最完备的省志，承载了他最深厚的乡情。

他还腾出手，在交错的时空里，将台湾从明到清的历史加以详细编纂。如果要找出意向：那就是保全了历史的源流不中断，告诉人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想到这，忍不住献上颂词：一个个排布在史册上的方块字，仿佛漫天星光在歌唱，唱一支跨越海峡的歌谣。

时间，终究不肯为任何一个人停留。1937年8月，疾病把年过八旬的陈衍拖向了深渊。他最终把灵魂放到了诗中多次攀写过的文笔山。真好，对于奉诗为命的人，在另一个世界仍有文笔相伴，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上图：三坊七巷 来自网络



# 中国眉山 古村对话世界

胡云森

日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文化2030—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在四川眉山举行。本次会议旨在分析文化融入地方小村落振兴的政策和实施影响，提供交流联络的平台和建立文化领域合作关系。

“村镇是保护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在开幕式上表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经济、文化传播产业等可以促进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社会治理等方面，文化也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眉山能形成其独一无二的乡土文化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

眉山，古称眉州，地处成都平原峨眉山下，位于长江最大支流岷江之畔，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古人形容此地为“坤维上腴，岷峨奥区”，意为“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与峨眉间最神奇的地方”。

这里是东坡文豪苏东坡的故乡、中国的竹编艺术之乡，也是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地。南宋大诗人陆游曾盛赞眉山“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眉山的人文历史十分悠久，东坡文化、长寿文化等使眉山孕育了洪雅县复兴村、红星村，丹棱县幸福古村、青神县汉阳古镇等一批保持着传统人文风貌和优越自然环境的村镇。截至目前，眉山市共有5个村落进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14个村落进入省级名录。

多年来，当地政府和人民围绕乡村振兴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保持传统村镇特色的同时，还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历史村镇是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精



华，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2018年，世界上55%的人口住在城市之中，城市化的发展对城市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积累了大量经验，眉山尤为显著。

2018年入选“中国四川最美古村落”的幸福古村，便是眉山传统村镇保护与发展的一个典范。幸福古村是中国首部爱情题材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外景拍摄地，因为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目前已成为四川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

除了保护性开发，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也是眉山让历史村镇焕发活力的关键。青神竹编不仅是眉山的传统手工艺之一，也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传统村落洪雅县柳江古镇有800多年历史，这里有牛儿灯、龙灯狮灯等文化遗产，人们一直沿袭着古老吊脚楼的建筑方式。这里不仅完整保留了原生

对很多人来说，走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进入视野的往往是当地的建筑。如果说物品能够承载古今，那么，建筑必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有人评价，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活着的历史。

最近一段时间，在北京世园会的首开集团展园内，每天都有“让古建筑活起来”的主题活动，让游客探寻古建筑的秘密，学习榫卯斗拱，体验绘制彩画，了解古建筑的更多知识。

北京世园会500多公顷的土地上，每一处建筑都在讲述着独特的故事。

作为北京世园会的制高点，永宁阁是很多游客来园必到之地。永宁阁由挖湖堆山而来，妨湖湖底的土石是其脚下的根基。永宁阁的建筑也是十分有讲究的，它采用的是辽金时期的建筑风格。这不仅是因为北京最早于辽金建都，还因为辽金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中国建筑史的辉煌时期。永宁阁矗立在天田山之上，向世人展现着北国的豪放之情。

中国馆的设计同样令人啧啧称奇。站在高处俯瞰中国馆，它就如一柄温润的如意，舒展于世园会的青山绿水之间，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力。

在先人的记载中，“如鸟斯革，如翬斯飞”说的是中国古建筑屋顶微微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轻盈。中国馆的设计也正是从中得到启发，屋顶借鉴传统斗拱榫卯工法，叠瓦为顶、排梁为架，用当代工艺再现飞檐翘起的古典建筑灵动神韵。

中国馆这座建筑不仅有古建筑的智慧之美，也有当代文明的绿色之美。屋顶可发电，雨水能收集，利用空气循环降低夏季空调能耗……这一处处巧妙的设计让中国馆的到访者叹为观止。

建筑不仅能够将历史的文脉传承下来，让古典与现代于一室之内展开对话，还能够连接中外，在不同的文化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在世园会的世园园艺展示区内，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有不同的建筑风格，日本展园的建筑设计精细而严谨，德国展园的建筑材料可降解，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化的缩影。

建筑是有情感的，也是有温度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讲述着未完待续的故事。



永宁阁随笔



欢迎关注本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 听世园建筑讲故事

刘发为